

薛忆沩◎著



献给孤独的挽歌

从不同的方向看“诺贝尔文学奖”

赛珍珠 1938年 黑塞 1946年 海明威 1954年

加缪 1957年 帕斯捷尔纳克 1958年 索尔仁尼琴 1970年

贝娄 1976年 马尔克斯 1982年 布罗茨基 1987年

希尼 1995年 帕慕克 2006年 略萨 2010年 门罗 2013年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薛忆泓◎著



献给孤独的挽歌

从不同的方向看“诺贝尔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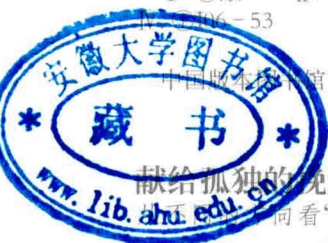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献给孤独的挽歌:从不同的方向看“诺贝尔文学奖”/
薛忆沩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675-2500-9

I. ①献… II. ①薛… III. ①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9811 号



献给孤独的挽歌
从不同的方向看“诺贝尔文学奖”

著 者 薛忆沩
策 划 王 熠
项目编辑 朱华华
审读编辑 陈锦文
责任校对 王丽平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32 开
印 张 5.5
字 数 8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2500-9/I·1239
定 价 24.80 元

出 版 人 王 熠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自序

最近这十个月来，每次出现与诺贝尔文学奖相关的突发事件，我总是会收到来自祖国一些媒体的约稿电话和邮件。收集在这部随笔集中最长的三篇作品都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完成的。我没有料到它们会受到那么多读者的关注……其中，四月二十七日由《深港书评》以五个整版刊发的《献给孤独的挽歌》更是引起了一时的“轰动”。那是我近三十年写作生涯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轰动”。

很清楚，这些作品之所以受到关注并不是因为它们与诺贝尔文学奖有关，而是因为它们不仅仅与诺贝尔文学奖有关。借用墨西哥诗人帕斯（他本人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关于诗歌的说法，这些作品是用独特的方式发出的“另外的声音”。很

清楚，正是这“另外的声音”激起了人们阅读的兴趣。

突然想起当年在为《南方周末》和《随笔》杂志写作读书专栏的时候，也有一些文章涉及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它们发出的也同样是“另外的声音”。这种同质的异质性让我萌生了将所有这些作品结为一集的想法。

实现这个想法的难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因为对自己和写作的苛求，我总是用怀疑甚至敌意的目光审视自己从前的写作。在整理这一组文稿的过程中，这种怀疑甚至敌意不断升级，让每一篇作品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我高声朗读每一个句子，我反复斟酌每一个词语，我不断发现原作（尤其是当年那些作品）中的疏漏甚至错误。这是让我感觉欣慰的“发现”。它意味着我对写作还保持着纯真的激情和卑微的虔诚。它更意味着我的语言能力和认知水平还在进步。我没有放过任何新发现的疏漏，我改正了所有新发现的错误。而对其中将近一半的文章，我甚至进行了精益求精的“重写”。

现在，我终于可以向读者交出这部随笔作品集了。

二十世纪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中期东西方冷战开始之后的写作者，都知道自己的同行里有一类被称为“诺贝尔文

学奖获得者”的特殊人物，也都知道一个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十分谦卑又非常祥和的国家与当代世界文学之间的特殊关系。写作是孤独的精神探险，是一种神圣的事业，而形形色色的“文学奖”只不过是与这种孤独和探险关系暧昧的世俗的光环。这种世俗的光环当然不可能影响任何一位虔诚的写作者对文学的情感和判断。但是，同行中的这些特殊人物以及文学版图上的这种特殊关系不可能不引起每一个写作者的注意和思索。毫无疑问，这些特殊人物和这种特殊关系为二十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中期）之后的写作者打开了一个观看文学与时代以及个人与历史相互冲撞的特殊窗口。

这当然也是为所有读者打开的窗口。我相信每一个对文学怀有敬意的读者都应该能够从这个特殊的窗口看到孤独的神圣和探险的艰辛。我也很高兴能有机会与更多的读者分享我极为有限的观看。

有一点需要说明：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写过一篇题为“鲁迅与诺贝尔文学奖”的短文，也曾经广为流传。我决定不将它收在这里，一是因为它仅仅是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写作，二是因为时过境迁，鲁迅当年对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中国写作者的“低

估”已经与今天中国的国情不相和谐了。

薛忆沩

二〇一四年六月五日于蒙特利尔

目录

001 _

自序

001 _

“大地”的回报

013 _

其父与其女

017 _

“一个时代的灵魂”

029 _

“普通的古巴人”

035 _

加缪的“百年孤独”

040 _

致命的殊荣

051__

冷战中的热点

061__

亲爱的“赫索格”先生

072__

献给孤独的挽歌

096__

“圣经”的第二自然段

100__

那一次没有终点的旅行

104__

“变节”者的辩解

111 _

从语言的“裂口”
看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距离

127 _

用记忆画下的“黑玫瑰”

134 _

“暴跌”的略萨

139 _

门罗的诺贝尔

『大地』的回报

在整个二十世纪之内，只有一个人会用两种相去甚远的语言对刚刚获悉的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作出如此消极的反应：这个人首先用汉语说“我不相信”，接着又用英语说“这太荒唐”。这“双重”的否定是对那一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反应，是获奖者本人的反应。

像许多年以后还对那个消息义愤填膺的许多人一样，获奖者也马上想到了另外的结果，那不“太荒唐”的结果。她的双重否定以虚拟的语气相接：她说这个奖项“应该”授予德莱塞。这种谦让无意中暴露了谦让者文学趣味的水准：她欣赏的是山丘，而不是巅峰。她不可能想到已经写出了《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的乔伊斯。她不可能想到那位两年之后就会离开人世的

天才将让世间最高的文学奖蒙受永远的羞愧。

所有的“应该”其实都只是一种偏见，正像任何一种评选结果一样。当“结果”的偏见与“应该”的偏见相冲突的时候，“结果”往往能够传达更准确的信息。

这位消极的获奖者得到的不是抽象的“诺贝尔文学奖”，而是具体的“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焦距调得更准确一点，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备受非议的评选结果其实正好与当时风声鹤唳的国际局势相匹配：在欧洲，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队伍正整装待发，而他们支持的佛朗哥也已经在西班牙内战中占据主动；在亚洲，已经占领了华北平原以及中国所有沿海城市的日本军队继续保持旺盛的攻势，将铁蹄伸向了长江的腹地。“自由”这一文学所代表和捍卫的基本理念在世界范围内遭遇到了史无前例的敌人。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刻，热爱和平的瑞典人将注意力从文学象牙塔的塔尖上移开，投向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这实际上是对时局做出的一种合理的反应。他们希望从他们偏僻的讲台上发出和平的声音，他们希望用自己的选择来表达他们对自由的捍卫和对被奴役者的同情。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正是怀着这样的希望选择了赛珍珠。通过她铺天盖地又通俗易懂的作品，这位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美国公民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了自

由的代言人。

在初版于1954年的自传《我的几个世界》中，赛珍珠正是从中国的局势谈到了她1938年的瑞典之行。这种叙述方式认同了上面那种关于她的获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她首先谈到了西安事变以及将近两年的国共合作，然后谈到了联合抗日的双方对战争结果的不同期待。她显然对自己获奖的历史背景了如指掌。最后，她将自己对中国局势的分析锁定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单位里：“这就是在1938年11月中国人所面临的处境。”她这样总结说。

这个总结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紧接其后的一个自然段只有一个轻描淡写的句子：“在那同一年的同一个时候，我正在瑞典，我去那里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这简洁的段落显示出赛珍珠准确地知道自己能够登峰造极的“所以然”。

“那同一年的同一个时候”将还很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与古老的中国牢固地捆绑在了一起。

她没有再去纠缠自己应不应该得奖的问题，因为她第一位获得那顶桂冠的同胞以其切身的体会对她进行了心理指导。在赛珍珠前往斯德哥尔摩之前，同样被公认为玷污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辛克莱·刘易斯这样告诫她：“不要让任何人低估你的获

奖。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是一个作家一生之中最大的事件。去享受它的每一个瞬间吧，它将成为你最美好的记忆。”

一路上，赛珍珠牢记着自己这位同病相怜的同胞的告诫。她置知识精英们的非议和挖苦于不顾，不亢不卑地享受着“太荒唐”的盛名带来的每一个瞬间、每一种神奇。

与践踏自由的暴力作斗争是这种享受中的一部分。她拒绝了纳粹德国的邀请，因为她不想访问一个不允许她自由思考和畅所欲言的国家。“我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她这样告诉尾随她的记者。而她关于中国的言论更是桀骜不驯，如雷贯耳。她说，处于民族存亡关头的中国最需要的是一个深得人民信任的强大的中央政府，但是她不相信这样的政府能够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形成。她还批评当时的中国政府里许多（如果不是所有）的官员贪污腐化，而且绝大多数官员毫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和福利。这如果不算是赤化宣传，至少也是左倾言论。作为“回报”，驻瑞典的中国外交官员拒绝出席历史上这第一次与中国有关的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

在费正清 1982 年出版的著名自传的第 253 页上，我还读到了另一次更后来的“回报”。那已经是赛珍珠领奖十年之后的事情了。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对赛珍珠当年的反蒋言论仍然耿

耿于怀，而对她刚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对蒋介石政府的批评更是恼羞成怒。她用非常滑稽和小气的方式对赛珍珠进行了羞辱和报复。

赛珍珠将她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的发言收在《我的几个世界》之中。这简短的发言共分为三段。第一段是简短的客套。在稍长的第二段里，赛珍珠突出了自己“美国女性作家”的特殊身份。这身份中的性别特征很有分量，因为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才有另一位同一性别的美国作家（托尼·莫里森）站到了同一讲台上。而在最长的第三段里，赛珍珠将自己的身份进一步“特殊化”：她强调了她与中国的关系，她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她是与中国息息相关的美国人。这应该是很难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再现的特殊身份。通过这极为特殊的身份，对中国的爱第一次回荡在举世瞩目的文学圣殿里：

如果不以我个人的方式提到中国人民，我就还不是真正的自己。在过去的那么多年里，中国人民的生活也就是我自己的生活。而他们的生活也将永远都是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领养过我的中国与我自己的国家有许多心理上的一致之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自由的热

爱。今天，当整个中国正在从事人类最伟大的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时候，我们更能够看清楚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加敬佩中国。现在，中国人民正团结在一起反击威胁她的自由的敌人。有了这种对自由的决心（这决心深深地扎根于她的本性之中），我知道，她是不可战胜的。

其实，赛珍珠的自传里充满了对中国的敬佩。比如她将一篇她三十岁时发表的随笔收在自传之中。她用这篇题为“中国的美”的随笔极力为“中国的美”进行辩护。她说中国的美是一种需要更多人去发现和欣赏的内在的美和古典的美。而她关于梅兰芳的回忆片段也提到了大师性格中“内在的尊严”，她认为那是大师艺术魅力的道德基础。

“太荒唐”的荣誉使赛珍珠有机会将这种令她陶醉的中国的美展现给更多的听众。按照惯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要在领奖的第二天作一个正式的演讲，讲述自己文学的渊源。这位在中国生活过四十一年四十六岁的美国人的文学来自何处？

赛珍珠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小说”。这篇根据她在南京大

学任教时的讲义扩充而成的讲稿后来以同样的题目(加上了“诺贝尔演讲”的副标题)单独成书出版。

演讲一开始,赛珍珠就肯定地指出,“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塑造了她的文学之路。接着,她侃侃而谈,从汉代的笑话、唐代的传奇一直谈到了明清的经典(特别是她自己翻译过的《水浒传》)。她说中国文学虽然没有留下像西方那样耀眼的小说作家,却留下了与西方的成就同样伟大的小说作品。她说中国的小说不是那种可以用西方标准来衡量的,由孤独的艺术家长创造的精致的艺术品,但是,它却有极为粗壮的生活之根:它来自于人民,它服务于人民,它属于人民。“就像中国小说家一样,我接受了这样的教育:我要为人民写作……人民对故事有最正确的判断,因为他们的感觉未被磨损,他们的感情不受拘束。”她在演讲的最后这样自豪地表白。这是她充满感情的知恩图报。

赛珍珠曾经被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分类到“无产阶级作家”之中。她关于自己写作立场的这种表白也许就是这种分类的凭据。这种表白马上让我想起了比她晚一年半出生的那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就在赛珍珠这不为中国人民所知的演讲发表三年半之后,他发表了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影响极为深远的“讲话”。赛珍珠的演讲与毛泽东的“讲话”经殊